

我在西安生活了30年，基本在文化界，似乎觉得对这个领域是有个大概了解的，可当离开后，才知道有一个画家，叫晏子，俄文名伊万·谢廖沙·娜塔莎。她在西安已经生活23年，并且故事曲折传奇，是可以进戏剧、人小说的，但又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如果不是我写小说需要找到一个完全融入西安文化的外国“模特”，也许就与这样一位西安“老乡”失之交臂了。晏子的爷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来我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具体工作单位是位于今天重庆市涪陵区的816工程基地。事有凑巧，去年我刚好参观过这个已经解密的基地。曾经“为制造原子弹提供核原料的地下核工厂”，如今已是游客如织，钻山穿洞一如游览喀斯特地貌的奇妙地宫，不能不叹为观止。喀斯特地貌是天造地设，816工程却是全然人工所为。它是隐藏在山体内部的繁复构造，“洞中有洞，洞中有楼，楼中有洞”，导洞、支洞、隧道及竖井多达130多条，建筑布局真正是“宛如迷宫”。在漫长的18年秘密建设中，这个叫白涛小镇的地方突然一夜消失，有6万建设大军掩藏地下竟能“密不透风”，其本身就是一个惊天奇迹。如今，这里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的历史、军事、科技、人文价值，我以为是高过很多级别更高的景区的。晏子的爷爷，就曾经在这个洞中工作过好几年。

晏子说，她爷爷娶的是中国姑娘，在1960年苏联“撤专家”的特殊年代，中国妻子和儿子没有离开国土，但分别时夫妻签订了一个协议：如果将来有了孙子，留在奶奶身边，倘若添了孙女，一定想方设法送去苏联，由爷爷监护成长。晏子1969年7月生于重庆，1970年3月，便按照协定，由中苏友好协会负责，将8个月的她，辗转多地，最后送回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行程达数十天之多，尚在襁褓中的她，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以天然的体温之感，痛哭着告别了母亲的温暖怀抱，全然由陌生人看护着，先是飞抵广州，然后去香港，再往新加坡，再往莫斯科。当时由广州飞香港，据晏子自己记述：“不知这短短的航程，承载着多少审批与期盼，多少不舍与牵挂。”“万丈高空之上，我安睡在陌生人的怀抱里，不知身下是跨越洲际的航线，不知这一路是多少人默默守护的

西草坪纪事

张雄文

湖南炎陵多山。峰峦一重又一重，西草坪村就在这群峰簇拥之间。与村子咫尺之隔，便是炎帝陵。

从金紫峰滑下来的阳光，悄无声息摩挲树木、屋舍、田野，还有田埂边人家种的辣椒与南瓜藤。白墙黑瓦或红瓦的村舍多倚山而建，铺着水泥的村道洁净曲弯，挨家挨户绕上一圈，才伸向群峦更深处。村道上间或走过荷锄、挑担者，彼此相遇时多半点点头，即便寒暄也只轻声细语。

村里人绝大多数姓张，族谱记载开基先祖是南宋淳熙二年从隔壁井冈山迁居而来。现存最早的建筑始建于明洪武元年，是张家祠堂。这座老房子被诸多簇新村居环拥，属典型的江南乡间式样：青砖封火墙，黑瓦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前堂有长满青苔的八角藻井，后堂两侧有幽深厢房。门窗和屋檐每个饰件都镂空雕花，精心雕琢打磨而成。

传奇的是，祠堂救过红军将领。三年游击战争时，湘粤赣特委组织部部长周里带领队伍在这一带打游击时，遭敌军围堵。在村里人掩护下，他躲入祠堂厢房，每天由人送饭菜。藏了3天后，顺利脱险而去。我想，后来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里，一定从未忘记那几个生死攸关的日夜，也绝不会忘记大山里的西草坪。

祠堂隔壁有座老房子，改建成了家风展示馆。一整面墙挂着数百年间先人们传下来的家家家训——“戒奢淫”“警游惰”“戒生非”等，还有“和兄弟”“和乡党”“训子弟”等家规家约。都是一些素朴的老话，被村里人当成金科玉律遵照而行，也很管用。哪家小孩犯了错，大人就拉到馆里，对着墙上家训罚站。哪个孩子成年了，父亲便带他来这里背家规，立志做个有用的人。久久盯着墙上的字句，我似乎也站在了老祖宗面前聆听垂训，不免敬畏有加。

老的家风家训促成了村里红白事的新规矩，还专门成立了红白事理事会，谁家办酒席先报备。村里除婚丧外，满月、周岁和寿诞等一概不相互宴请。前些日子，一位老人过世，儿子到理事会报备，说打算摆28桌。理事会负责人说太多了，要减，“菜也别搞那么多，吃不完”。城里亲戚也别请了，就请村里人帮忙吹唢呐。”最终丧事从简，省了好几万元。酒席上，亲友们都说好，说这才像正经办事的样子，不是比阔气。

不过，村里有些钱粮不省。村里每年都要办一件大事——奖励考上大学的子弟。每到8月26日这天，全村老少都在祠堂聚会，一是祭祖，一是发奖学金。庄重的祖宗牌位前，主事者朗声喊唱考上大学的学子姓名，递过一沓厚实奖金。获奖者名字还会刻上祠堂墙壁的“崇文榜”，成为后来学子的榜样。我好奇这些钱从何而来。村里人说，都是大伙的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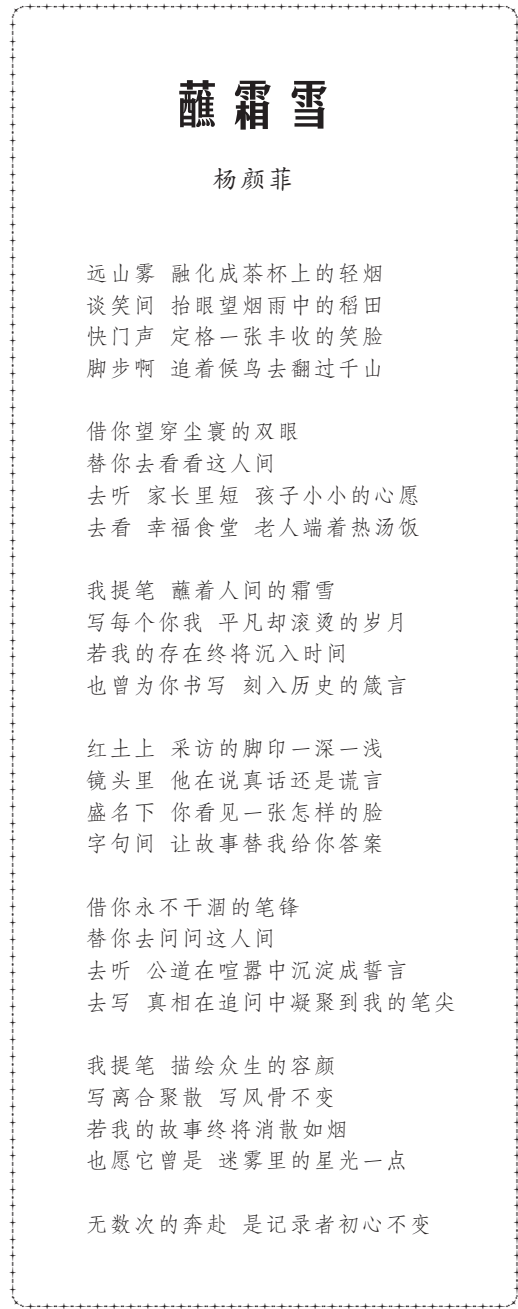
这片炎帝安寝之地，早已非当年尝百草时的艰辛。环顾四周翠色漫溢的山林，我想，村里往后的日子必定会更好。

生命之旅……我是中苏友谊的孩子，是两国血脉交融的见证。”

爷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小孙女。在他的精心呵护下，晏子开始了浪漫的童年生活。爷爷是物理学家、核专家，在苏联有较高的生活待遇。爷爷的弟弟是雕塑家，兄弟俩在小晏子的成长中，给予了非常丰富的滋养与浇灌。晏子记得有一次爷爷领她去教堂，看到壁画上有很多象征安详静谧的鸽子，其中有一只浑身血红，就问爷爷，那只鸽子是不是受伤了？爷爷说，那不是鸽子，那是朱鹮，是“天堂鸟”，已经永远飞走了。1963年苏联宣告朱鹮彻底消失。晏子便从那一刻起，有了一个梦想，要把“天堂鸟”找回来。13岁那年，爷爷离开人世，她的雕塑家二爷有心思想收养这个侄孙女，教她雕塑、画画，但中国妈妈没有同意，她便在中苏友好协会的安排下，踏上了遥远的回国旅程。那是1981年，她已上初二。她写下这么一段话：“无论命运怎么辗转，都是为了靠近那个有亲人、有血脉的远方……”

回到重庆的晏子，于1985年考上北京广播学院，1988年毕业后，就职于重庆艺术学校。能歌善舞、能写会画的她，自是有用武之地。她的出众才貌，令重庆大学毕业的胡建倾倒，完婚后，胡建于2003年调西北电建工作，她便随迁西安，在西北电建工会入职，从此成为西安的长久居民。西安也因此有了一个“俄罗斯画家”。

非常有意味的是，1981年在陕西洋县发现了朱鹮，这就注定了晏子的生命是与“天堂鸟”分不开的。她到陕西不久，就听到了有关朱鹮野生种群在洋县得到保护和繁殖的消息，像是有某种使命般的差遣，让她一次次奔波在去洋县的路上，并居住下来，观察朱鹮的生活习性，一边写



蘸霜雪

杨颜菲

远山雾 融化成茶杯上的轻烟
谈笑间 抬眼望烟雨中的稻田
快门声 定格一张丰收的笑脸
脚步啊 追着候鸟去翻过千山

借你望穿尘寰的双眼
替你去看看这人间的
去听 家长里短 孩子小小的心愿
去看 幸福食堂 老人端着热汤饭

我提笔 蘸着人间的霜雪
写每个你我 平凡却滚烫的岁月
若我的存在终将沉入时间
也曾为你书写 刻入历史的箴言

红土上 采访的脚印一深一浅
镜头里 他在说真话还是谎言
盛名下 你看见一张怎样的脸
字句间 让故事替我给你答案

借你永不干涸的笔锋
替你去问问这人间的
去听 公道在喧嚣中沉淀成誓言
去写 真相在追问中凝聚到我的笔尖

我提笔 描绘众生的容颜
写离合聚散 写风骨不变
若我的故事终将消散如烟
也愿它曾是 迷雾里的星光一点

无数次的奔赴 是记者初心不变

生，一边彩绘着这个特殊鸟群在大地上的闲庭信步与灿烂飞翔。我也曾十分有幸地与这块土地打了两年多交道。那时我所供职的陕西省行政学院，恰好在这里对口扶贫，按照要求，我每年至少两次来这附近的一个村子开展扶贫工作，自是看到过许多朱鹮的自由起落、安然栖息。远远近近的村民都自觉遵守着不使用农药，甚至“不打扰朱鹮”的各种禁令，法律意识、生态文明、公德道德意识，让我感受到了文明在一个地域的切实存在。这里是朱鹮的天堂，也是寻找“天堂鸟”的晏子的天堂。

晏子自第一次来到洋县寻找“天堂鸟”起，至今已不知几番春夏秋冬在此度过。她先前往在县上招待所，后来干脆住到农户家里，再后来，这里有了民宿、酒店，她就成了常客。有时一年四季她都会出现在朱鹮休养生息的地方。开始家里没有车时，她总是出现在火车上，后来自己开车，方便了许多，也就“来得更像是一日三餐”那么自然。很多时候，她也不是为写生、

为找素材、为画画，就是需要看到朱鹮，一看到心情就特别好。看到朱鹮，她就能想起爷爷、想起二爷，想起那遥远的俄罗斯。那里也曾经是朱鹮的故乡，但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天堂鸟”了。她会为记忆中的爷爷眼睛里的这份忧伤而泪流满面。位于洋县的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许多村民都知道一个叫晏子的“外国人”常年在这块土地上追寻。朱鹮被发现时只有7只，而村民称晏子为“第八只朱鹮”。她在这块土地上已像朱鹮一般广为人知。

2026年春节，我来到了晏子的工作室，同行者无不为之惊叹感慨。用堆积如山来形容她的画作一点都不过分。画室处于西安北郊一个十分幽静的地方，虽然

空间足够宽大，但除了墙上陈列的数十幅画作外，许多作品不得不一层层立棱在地上，形成了层峦叠嶂的画框景观。而这才仅仅是她这么多年创作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正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晏子油画艺术展厅常年免费公开开展览着。她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天堂鸟’之美”，在她心中，这种鸟寄托了她难以言说的复杂生命情感。

对于朱鹮，有许多文学艺术家都十分关切，并在努力表达着艺术之爱。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剧《朱鹮》，就曾深深打动过我。而从晏子无尽的画作中，我又体味到了她对朱鹮别样的写真与塑造。她将这种鸟，与自然山水花木进行了十分别样的搭配，从而让朱鹮总是会焕发出天使一般的光泽与灵性。朱鹮天然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红色，而这种红色的景深与背板，常常又会是朝霞或晚霞，抑或是灿烂的杜鹃和霜叶凋落后的枝头红柿子。哪怕是阳光，在朱鹮的背上，都是照耀鸟之华美、瑰丽的“灯具”，唯有她心中的“天堂鸟”，才是万物之主，才是那个“照耀”太阳、杜鹃、枝头红柿子的真正的光之本源。她会用一星期、一月或数月，拿纤毫之笔，一根根地去加厚那毫发毕现的羽毛。你能感受到朱鹮通体都是透明而能够呼吸，并能够照耀一切的。包括她近年拓展题材，所画的秦岭大熊猫、金丝猴，看上去也都是一种发光体，它们都更像是一种圣洁灵物，自由自在地游走在自然的大地上。

在晏子的画室以及与其交谈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一个人、一个艺术家，处于对事物执念中的单纯与美丽，更体味到了唯有执念，才可能达到的一种创造境界与灵感喷发。她的生命历程本来就十分传奇，而她又在这种传奇中，将自己升华到了另一番可能通过艺术传世的高度。在她这里，你感受不到任何机心、机巧，她似乎就是为这种“天堂鸟”而来。1981年在洋县发现的7只朱鹮，到了2025年，仅陕西就繁衍到了6600多只，而在世界范围内，总计已达1.1万只之多。尽管仍处于濒危状态，但我们大可以相信，朱鹮已回到人间了。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晏子这样的保护者，才从不同角度，让朱鹮的生命审美价值得以不断提升。晏子也正在她的画布上，创造着与自然朱鹮同等数量的新的“天堂鸟”。



▲中国画《鼎湖飞瀑》，作者陈树人，中国美术馆藏。

蚂蚱菜鲜嫩蓬勃，小狗见我俩忙于掐菜，就在一旁刨土。我怕它糟蹋了菜园，不时管管它。我那一根筋的先生不提醒他换着地儿掐，他能吧眼前的掐秃，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他分不清菜叶老嫩。竹筐满了，下山把菜交给母亲，我们啥也不用管了。

中午母亲端上饺子，顿觉口齿间的这股鲜香才是做人真实不虚的享受。

此前两日，后屋大叔给我来送上山打的山泉水，并询问他老伴牙疼厉害该吃什么药。平时闲聊我告诉他去北京之前我在老家开过10年诊所，他记住了。我把两种药名写下来，让他去药店买回药，再告诉他

怎么服用。上巳节这天下午，他又过来敲门喊话：“小马，你开的药真灵，你大姨牙不疼了。让我给你送点菜，她自己种的。”大叔一口乡音，让我恍惚又回到20年前开诊所的情景。

相见无杂言

马小起

景。接过菜一看，都择好洗净，这些小菜收拾起来费工夫。捧着菜，望着大叔一脸的憨笑，我也跟着傻笑起来。眼前情景不正是我抄的杜诗吗？“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最开头的这句话，也许是大家最熟悉的孔子的教诲。

在我看来，《论语》的这个开头，切入点很小，气象却很大。它对我们讨论学习、学问、学人，讨论在当今时代人文何为、人文学者何为，依然具有朴素却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自己甚至常常认为，我们如果要真正从事人文研究，就应该沿着孔子的学习之道继续往前走。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的道路，而是在深入体会他的思想、体悟他的情感的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往前走。

为什么这么说？“学”，就是效法。效法什么？效法谁？当然是效法最优秀的、最好的。这看起来道理非常简单，但其实内在已做了区分：价值等级的区分。是一般者效法优秀者，而不是相反。是我们要首先效法孔子、孟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效法《诗经》《楚辞》《论语》《理想国》……没有这些，谈不上学。从我们的意义上来说，也谈不上人文学。

但现代性的逻辑，事实上已打破乃至打碎了这种价值等级的区分。人文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翻译”为“自由教育”，也就是尼采所称赞成又愤怒批判的“什么都行”的、“透视主义”的教育，而不是施特劳森意义上的、古典意义上的“博雅教育”“古文教育”。从根本上说，人文教育，不仅仅是要告诉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对某个问题曾有过多多少少奇闻怪论的结论，如同电视机有了多少个频道、人工智能有了多少种应用程序——虽然这是必须的。恰恰不仅如此，恰恰是要和同学一起探究，什么才是好的甚至最好的。

这里，我还想起思想家莱辛的一段话。他说，当我们难以理解亚里士多德时，我们不要轻易就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出了问题，弄出了矛盾，而应该谦逊地放低我们的姿态，实实在在地多读几

遍，直到真正理解。这段话至今发人深省。

“温故而知新”，也的确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甚至与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主张有遥相呼应的方面，也体现了他“欲罢不能”的君子气象。于人文研究来说，对既有思想传统和思想成果的准确理解、认真继承和发扬光大，也从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疏不破注”“依违吟咏”，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也是一种学习之道，一种人文学之道。文学专业的人，大概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的说法：所谓经典就是那些

需要重读的书，也就是需要不断回望的书。而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的《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甚至说，其实真正的阅读，都是重读。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总是相信，有历久弥新的真、历久弥新的美、历久弥新的善存在，有刘勰所说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这是人文学得以成立的基础，这是人文研究得以延续的最主要理由。我们之所以选择做人文研究，之所以选择做一个人文学者，不就是在高度的不确定中找到自己的锚点，找到存在的意思、意义和尊严吗？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孔子而言，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人文研习，还与两个表示快乐的词——“乐”和“悦”联系在一起。至少我们希望，我们所浸润其中的人文学，乃是一种“快乐的学习”，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学问。它是天下之公器，绝不是功名利禄的工具，而是孔子意义上的“为己之学”，是解决外在问题的学习，但也首先必须是解决自身问题、提升自己生命与精神质量的学习。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孔子朴素教诲，一起“学而时习之”！



在人流涌动的河南博物院，我看见了一座陶仓楼，它高大挺拔、气宇轩昂地立于展厅之中。展签上写着焦作市墙南村出土，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精神立马振奋起来。通过玻璃的反射，我看到自己的脸熠熠生辉。这是陶仓楼给我的文化自信。

眼前的这座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无声地诉说着汉时建筑的形制与风貌。作为随葬明器，陶仓楼模拟当时仓楼合一的多层楼阁式建筑。下边两层楼间式建筑。下边两层放粮食，开有圆孔，用来通风。三楼以上住人，最上层是瞭望塔，用作防御。

仰望展柜内的陶仓楼，千年的光阴仿佛化成一缕风，吹过心坎，那片山阳厚土里埋藏的心跳，与我怦怦乱跳的心瞬间交融。古往今来，粮食一直都是百姓安居乐业的根基。有粮食吃，才能过上好日子。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自一粒种子和一方泥土。从一粒

种子下地到麦穗金黄，一定是经过时间历练、雨雪灌溉、风的吹拂。如今，我居住的城里，麦田早已难得一见，唯独新区迎宾馆旁还留着一大片牵系乡愁的麦地。每天我都会绕道去看一看那里的麦子，看它冬天的时候是怎样隐忍地藏在土里，然而春风一吹，麦苗就绿了，绿得那么鲜亮蓬勃、焕然一新。

陶仓楼

马万里

6月一到，麦浪滚滚，眼看要开镰了，白居易《观刈麦》的诗句涌上心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我想起祖父在麦田挥汗如雨的模样，想起母亲熬的麦仁汤，新麦真香啊，一咬一嘎嚼。我还想起“新麦下，蘸麦罢，挽着一篮白馍馍去瞧娘家”，这是老家蘸麦的风俗。想起家里的大面缸，粮站里的粮斗，乡村的圈梁、麦囤，一桩桩、一件件，全都镌刻着丰收的印记，藏着五谷丰登的旧日烟火。

容。五柳先生的穷困与达观，桃花源的神秘悠然，以我的小楷使之鲜活起来。

桃花源只能是文人的千古一梦，而平淡的日子里这种亲情乡情与自然风光带来的慰藉，弥足珍贵。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